

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討論紀要 (2019.10.25)

10月25日本應討論《權輿》與《汾沮洳》二詩，但學者們的討論仍涵蓋前一日的內容，主要涉及文字、訓詁和文獻等領域。

一、文字學

譚樊馬克對簡本《無衣》中的“戣”做出了討論，認為“戟”這種從“彡”得聲的字形已見於商代金文，其諧聲關係前人應有論述，或可解釋該詩月鐸通押的現象。薛培武則指出“彡”並非月部讀如介的“彡”，而是“作”所從的“彡”，屬鐸部，不可用鐸月通轉解釋。譚樊馬克回應：“作也可以是從彡聲無誤，甲骨文大量出現，不能因此反過來說這個彡不是月部字，更何況聲符跨部諧聲常有。”並舉數例證明彡聲與鐸部可通假。他還指出，《說文》中“戟”的聲符是軌，屬元部字，故其可從月部的“彡”得聲，而不必將“彡”反過來歸在鐸部。楊建忠也認為“戣”應歸月部。劉釗也贊同鐸月通轉，指出甲骨文“作”就從彡聲，而非以往學者多理解的成會意字，但也表示：“戰國後從‘彡’聲的聲符沈培老師都認為是藉所從耒之省。他不同意鐸月相通。”薛培武則同意沈培先生的意見，即“彡1”“彡2”應有所區分，認為“作”所從的“彡”應和施墨刑所用且讀音在鐸部的一類器具相聯系。

劉洪濤提到《清華簡》中的“祭公”之“祭”字原作从“邑”从“彡”从“𣎵”省。而古文字用作地名、姓氏名之字多从“邑”，是其意符。而“彡”和“𣎵”的上古音分別為清母月部和心母元部，都與庄母（上古歸精母）月部之“祭”音近，是聲符。他認為一般將“彡”的上古音歸為見母月部，是根據《說文》“讀若介”的注音。但從《說文》釋義來看，應該還有清母月部的讀音，並舉清人王筠和今人張舜徽的考證為據，指

出“𠂔”既表示草芥之“芥”，又表示草蔡之“蔡”，或属于同义换读的文字现象。但譚樊馬克認為：“声母尖团转化非常正常，不用解释为同义换读。”

二、訓詁學

（一）關於“於”和“于”

簡本《權輿》中的第一句位“始也於我”，毛詩本作“於我乎”。王化平提出：“大家怎麼理解‘始也於我’中的‘於’字？”王寧回應：“不義而富且貴，于我如浮雲。”他認為从文意上看簡本更優，“始也于我”大概是“在我當初的時候”的意思，毛詩可能原作“始於我乎”，後來“始”有可能訛脫了。但王化平指出“始也於我”与“于我如浮雲”中的“於”和“于”應有不同。蕭旭則認為“於”是“相親於”的“於”，字本作“與”，表“親好”之義，該句意為“當初和我好”。王化平表示讚同。

對於《詩經》中的“於”字，呂珍玉提出疑問：“《詩經》中‘於’多用為發語感嘆詞，如毛詩權輿‘於我乎’，《曹風·蜉蝣》有‘於我歸處（息、說）’，當介詞，存在動詞多用‘于’，怎會此處作‘始也於我’？”蕭旭表示，叹辞“於”實是“嗚乎”的“嗚”。楊軍也認為“於”更可能是動詞，與“于”的讀音也不同，二者直到中古都有語音的區別。

（二）關於“夏屋渠渠”

王寧對整理者釋引朱熹《集傳》“渠渠，深廣貌”訓《權輿》之“渠渠”的說法表示懷疑，他認為“夏屋”是大屋，古每訓“渠”為“大”，則“渠渠”應是“大貌”。後來他又提出簡本相當於“渠”的字從艸，或也可能是“藁”字，也可以釋為大。譚樊馬克表示“渠”訓“大”應是借作“巨”。王寧認為有這個可能，還提到《廣雅·釋訓》言“渠渠，盛也”恐也是“大”的引申。蕭旭則指出：“渠渠，猶勤勤，是‘遽’的借字。”對於譚樊馬克的看法，孟蓬生提出質疑，認為上古似無“巨巨”或“大大”的說法，他表示：“這似乎說明，上古漢語單音形容詞重疊至少是很受限的。所以上古重疊形式是疊字還是疊詞，需要認真研究。”

呂珍玉提到在龍宇純《絲竹軒詩說·讀詩雜記》中認為“大屋”不可釋為飲食大具，毛傳未釋，可知他以為不需要解釋，“夏屋”即“大屋”，否則這裡也應作“每食若干簋”，以與下面文律一致。王寧認為“夏屋”釋為“大屋”古書習見，但問題是：“食俎有大房，亦見《詩》，即房俎，無稱‘夏屋’者。”

（三）關於“權輿”

顧國林提出不知“權輿”能否讀為“元始”，“始”為以聲，和輿都是以母型的發音。孟蓬生提醒應重視清人的研究，而他自己在《“權輿”音義探源》一文中也已有探討，認為應是“句（記錄者按：指植物萌芽）”的緩讀。

三、文獻學

對於安大簡《無衣》的句數，王化平認為：“從缺簡和字數推測，安大簡《無衣》每章定比毛詩多兩句，且沒有錯簡。”

王化平還提出，簡本《權輿》“每食八”以下殘，該句毛詩本作“每食四簋”，據此可推測下文應是“簋”字。他認為從前人注釋看，簡本作“八”應該是對的。孔穎達在正義中已經注意到“四簋”略為簡單，所以將其解釋為“是平常燕食”，且“燕食差於禮食也”。但《伐木》就有“陳饋八簋”，可見“八簋”是盛宴，故毛詩作“四”應是訛誤。

執筆：歐 佳

審覈：王化平

終覈：孟蓬生